

汪兆骞 主编

下卷

中国反腐

风云录

辽宁民族出版社

中国反腐风云录

汪兆骞 主编

特邀编辑:王利明 章骅 刘勤贞

《中国反腐风云录》上下卷

汪兆骞 主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新华书店发行

阜新民族印刷厂印刷

字数:700千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8

印数:1-00,000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朝鲁 吕怡

责任校对:四方

封面设计:信诺

版式设计:双言

ISBN7-80527-845-8/I·181

定价:19.80元(册)
39.60元(套)

《中国反腐风云录》

下 卷

一、以人民的名义	(1)
二、讨个说法	(68)
三、悲剧的诞生	(119)
四、罪恶的跨国大拐卖	(188)
五、夺旗	(250)
六、川东南反腐第一案	(313)
七、太行劲风	(321)
八、泰安巨案侦破纪实	(330)
九、再撼汾西	(341)
十、天日昭昭	(348)
十一、“红包市长”锒铛入狱	(357)
十二、“捉奸”捉出一串贪官	(365)
十三、法院院长进班房	(375)
十四、十恶不赦的交通局长	(384)
十五、一个省人大代表的堕落	(392)
十六、市长走私国法难容	(399)
十七、腐败市长与其腐败夫人	(406)
十八、来自莫斯科的“陷阱”	(413)
十九、“清水衙门”里的贪官	(425)
二十、298 次列车内警匪一家	(432)
二十一、石榴裙下的罪恶	(441)

以人民的名义

● 卢跃刚

我走在宽阔的长安街上的时候，我的魂魄却还留在阴冷潮湿的湖南。我迷恋这太阳的光芒。北京大风掠过的晴天，太阳热烈而坦率，却不能把我从那愁雨绵绵的感觉中拽回来。

伫立湘江大桥上凭栏而望，舟行缓缓，灯火明灭，江风拂来一阵阵轻轻的叹息……天地本来就狭隘，可这春天的雾雨使天地更加狭隘了。湖南人短小精悍的身体都藏到了雨伞中。满街都飘动着雨伞，满街都飘动着那雨伞庇护下的捉摸不定的精灵。人们兀自在雾雨中行走，仿佛轻飘飘没有分量。

我来到湖南娄底。

出站口，一边一个人举着我的名字。我朝右边那个~~个~~鸡群的英俊高个走去。“您是颜跃明吗？”我问。~~他却指着左边说：“他在那儿。”~~顺着指去的方向，我看不见人，他好像不存在，或者是被人流给揉碎了，只有一双精瘦、苍白的手在黑压压的人头上跳着生命的舞蹈。这双手曾在一年前的娄底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发起了“罢免市长案”，他因此而蒙难；这双手曾被“专案组”用手铐残酷地悬空挂在公安局的铁窗上，长时间超载着全部的体重，流血、化脓、关节失灵……

这起发生在洞庭湖畔，动用专政机关残酷打击迫害人民代表历时七个月的恶性事件公开曝光后，举国震动！在娄底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在湖南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在全国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颜跃明事件”成为人民代表们议论的焦点。人民代表们愤怒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政治局委

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看到报告后，批示湖南省认真调查处理。

一切都似乎是在法律的程序中完成的。

1992年12月1日下午处于“监视居住”状态的颜跃明，被“专案组”的人带到了冷水江市检察院。娄底地区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和“专案组”检察官向他宣布了《撤销案件决定书》：

“本院1992年4月29日受理的颜跃明受贿案，被告人颜跃明，经立案侦查认为其不构成受贿罪。现决定撤销此案。”

1992年4月29日至12月1日。整整214天！

在绝望中突然获得了自由的颜跃明拿着无罪撤案书，欲哭无泪。由于内心过度的激动，拿着无罪撤案书的手微微有些颤抖。“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没有罪，我没有罪！”他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桩全国罕见的非法拘禁人民代表案。他愤怒地指着“专案组”的一个检察官说：

“你有罪！你看见他们打我，你不制止！”

颜跃明拒绝了与检察官们同车从拘禁地冷水江回娄底的邀请，自己收拾好行李，上公路拦了个小拖斗车往家赶。

“自由啦——”他坐在小拖斗车上，内心不断发出这样的呼喊。

特别奇怪，总是阴天沉闷的娄底，今天却出了太阳，照耀着这个朝娄底狂奔的自由灵魂。

他知道，妻子女儿正在家里盼望着他。小黑怎样了呢？这个出生才两个月的小猫，颇通灵性。他离开家那天，他贴着脚跟出来，依偎着他，舍不得他走，今天还能感觉到他暖人心房的体温。眨眼的工夫，小黑快满一周岁了！

娄底市皮革厂是颜跃明早先改革起家的地方。娄底市二轻局和他的家，都在皮革厂里。听说他今天回家，二轻局和皮革厂的职工，还有街道居民，都自动聚集到皮革厂大门口等着。

一下午，左等右等不见来。傍晚时分，来了警车。大家涌上前去，一看下车的都是检察院的人，不见颜跃明的影子。

“颜跃明呢？”颜妻周吉莲急忙问。

“怎么，他还没到家？”

“没有啊。”

“他早该到了。”

周吉莲只觉得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人群中一阵骚动。

这时，颜跃明从小拖斗车上跳下来，他双手挥舞着，大声喊道：“我在这呢——”

“爸爸！——”

女儿亚亚朝他扑过去，他一把把女儿紧紧地搂在怀里，热泪夺眶而出。

人群欢呼起来。鞭炮被点燃了，一片炸响声，把这寂寥的夜搅得像过节一样。

真是难以想象，214天是怎么熬过来的！面对着亲人，面对着这些渴望他归来的面孔，面对着这热烈的场面，恍如隔世。他的记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思绪远远地飞离了人群……

○ “罢免市长案”震撼娄底城

娄底市里，几乎人人皆知，颜跃明1992年的劫难，是从当年3月份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关于提请罢免赵伯栋市长职务案”引发的。

“罢免市长案”是怎么回事？

事情来得太突然。主持大会的本届人大常委会按照常规思维，本以为每年一度的人大全体会议，代表们吃几天好伙食，举举手，走走过场，大会就胜利结束了。可这回的气氛却有些异常，大家好像听到了点什么风声，都在等待着一个激动人心的事情到来。

1992年3月30日上午8点整，代表颜跃明带着一份“罢免市长案”和有关材料来到会议议案组。这个“罢免市长案”上有包括颜本人在内的23名代表签名，构成了法定的提案签名人数。

颜跃明问议案组组长戴耕陶：“罢免市长案需要什么程序？我这个提案交给你，算不算合法程序？”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小戴的声音有些发抖，“娄底从来没有搞过罢免案，要找文件来看。”

罢免市长，的确是娄底人民政治生活中破天荒的事情。谁都知道美国、巴西可以弹劾总统，日本可以罢免首相，可那都是资本主义民主，跟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毫不相干。市长都是组织上定的，举手选上后，那一定是铜浇铁铸的交椅，永远是“人民的公仆”。你颜跃明虽说是人民代表，但毕竟是市长属下的二轻局长，毕竟是市长治下的子民，竟敢斗胆罢市长的官，摘市长的乌纱帽！真可谓“犯上作乱”。别说小戴肝颤，整个会议都沸沸扬扬炸了锅。

“要马上报告秘书长。”小戴明白，此举事关重大。

颜把提案交给了大会秘书长刘庆龙，并继续问道：“这符不符合法律程序？”

刘庆龙明确回答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组织法》规定，符合法律程序。具体怎么搞法，要请示主席团。”

其实，主席团只是个幌子，提不提交大会审议，真正的决定权不在那里。

市委副书记尹平马上找颜跃明谈话：“罢免案最好别提了。有什么意见，最好找赵伯栋同志本人交换一下。如果有必要，我去把赵伯栋同志找来谈谈。”

可罢免案明明白白地写着，本届人大一次会议选出的市长赵伯栋，“政治思想、文化素质、组织协调能力离一个市长的要求相距甚远”，根本就不是谈心交换意见的事儿。

颜向尹平历数市长就任两年来的种种品行和失误，包括市长

压制和打击报复改革者，说到伤心处，他失声痛哭。“我不要党籍，不要一切，也要行使人民代表的权利。赵伯栋如果再当市长，还会给娄底带来灾难！你们要救救娄底人民啊！”

我看到了一份附于“罢免案”后的“关于请求依法罢免赵伯栋市长职务的有关材料”，历数了赵伯栋在担任副市长、市长的4年期间的问题：一、不懂经济，独断专行，强行将湘中无线电厂、市无线电厂、家用电器厂和市机械厂4个亏损的风马牛不相及的厂合并；擅作主张，将有质量问题的澳大利亚的卡乐生产线拆装到彩色水泥厂，结果在索赔案中败诉；直接插手企业事务，安排亲信，致使外商不满，延期投资……这给娄底本来就十分薄弱的经济雪上加霜，损失严重。二、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娄底仅有20多家市属企业，1990年工交企业实亏143万元，却虚报盈利20万元。1991年，报表反应市属企业实现利润110.7万元，实际上整个工业企业亏损惊人。三、人事安排，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方面安排同乡好友担任重要职务，一方面打击报复，排除异己。市委委员、市经委副主任严觉飞曾给赵伯栋提意见，结果长期闲置，并于1991年下半年找严谈话，说：“我提得你起，搞得你下，整得你死。”材料还列举了“包庇犯罪分子，刁难政法机关”、“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等方面的问题。

在本次人大会议上担任联络员的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龙德发直言不讳地告诉我：“颜跃明‘罢免市长案’不是没有道理。我早就向地委提出过赵伯栋不适合当市长。我给他总结了四条：理论浅、文化低、胸怀窄、胆子大。当着赵伯栋我也是这样讲。如果从爱护干部的角度出发，应该尽快采取组织措施，调离市长岗位。”

颜跃明倾吐肺腑，令尹平神色为之黯然。很多情况他何尝不知、何尝不晓？可他这种角色能怎么样呢？尹平沉默片刻，说：“颜跃明同志，如果你认为罢免赵伯栋是对的，不提出罢免案心里不舒服，我也不勉强你。你就按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利吧。”

中午，颜跃明回到家，想踏踏实实睡个午觉，可刚躺下不一会儿，便被叫醒了：“地委市委领导要你马上去招待所。”

颜跃明被带到市委招待所二楼的一间房子里。

这里有一个强大的阵容在等着他。地委彭秘书长，市委副书记张经发，市委组织部长李亨玉……大家脸色都不好看，紧张、严肃。空气凝固。

张经发首先说：“颜跃明同志，现在我代表市委正式跟你谈话。你看你看，你又闯祸了，又提什么罢免市长案，把地委领导都惊动了。你是个共产党员，又是党组书记，你必须无条件与市委保持一致。如果你执迷不误，后果你自己负责。”

李亨玉说：“你的罢免案就是不撤销，也搞不成了。有几个代表经组织教育，现在已经退出了。”

什么叫“组织教育”？

组织部长的意思是，“罢免市长案”将会以签名法定人数不够而无效。

颜跃明听罢按捺不住，大声说道：“罢免市长案”是我发起的，材料事实由我负责。材料的真假，地委为什么不查一查？如果是假的，完全可以说我颜跃明诬告呀！至于几个代表退出，可以告诉我这个发起人，他们是哪几个。请问，我可以和他们见个面，问为什么退出吗？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你们的压力强迫，他们是不会退出的。第二，我作为发起人，将提案交给了大会秘书长和议案组，如果有代表退出，应由大会秘书长通知我，而不是你组织部长通知我！”

谈话期间，颜要上厕所，组织部长也跟着上厕所。有意思的是，组织部长不是在厕所外面等，而是一块跟进厕所，站在颜的身后，等颜解完小便再一块出来。

颜提出要下楼买包烟，组织部长拽住他的衣服说：“你不要去，我这里有烟。”

在屋里谈话时，组织部长就搬个折叠椅堵在门口，不准颜随便出去。

颜向在场地委和行署领导抗议说：“上厕所李部长也跟着去，烟也不让买，这是在人大会议期间，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他愤怒地冲着组织部长说：“你这么搞是非法的！”

组织部长也理直气壮：“这样做是为了你好，为了你不犯错误。”

大家僵持在那里，忘记了时间。组织部长一看表，大松一口气说：“好了，时间到了。你可以回去了。”

颜跃明也看表，正是5点30分。这是大会提案立案的最后截止时间！他被隔离开后，失去了补充签名的机会！

“卑鄙！简直是目无法纪！”他在心里狠狠地骂道。

为了阻挡颜跃明等“罢免市长案”生效，地、市两级领导可谓如临大敌，费尽心机。

更精彩的交锋是4月2日，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闭幕那天。

地区人大工作联络委员会主任、办公室主任、本届会议秘书长、议案组长一起找颜跃明谈话，实际上是害怕颜在大会发言，把颜与会场隔离开。

这时，在三楼的一间屋子里，颜跃明正与他们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

争论的焦点是罢免案是否合法、是否成立。

“你的罢免案不能成立。”

“为什么？”

“不合法律程序。有几个签名代表退出。”

“那要看是怎么退出的。”

颜跃明拿出两张字条，给在座的人展示。一张是教师刘淑涛写的。刘淑涛写道：“我原来的签字继续有效。”

另外一张条子则写道：“我退出是被迫的，是张书记、李部长强

迫我退的。”

“难道这是合法的吗？”颜问。

大家哑然无声。

“我要向刘秘书长和戴组长提三个问题。”颜跃明一字一句地说，“第一，我的提案是不是交给你们的？”

“是的。”

“第二，我把提案交给你们时，问过提案是否符合法律程序，你们答复说，符合法律程序。是吗？”

“是的。”

“第三，退出提案的代表，是不是应该从议案组或秘书处退出来？退出声明是不是你们收到的？”

屋里人们不作声。

“请你们用党性和人格答复一下，是不是？”颜紧追不舍。

“我们没有收到声明。所有退出代表也没有从议案组退出。”戴组长说。

“退出代表的名单，是市委组织部李部长转来的。”刘秘书长说。

也就是说，有人采取了非组织非程序的措施。

“提问完毕。”颜跃明喘了口气，然后侃侃而谈：“我提出的3个问题，第一第二你们回答说是的，第三你们回答不是的，那么所有参加罢免案签字的代表名单，我依照法律程序交给了大会秘书长和议案组，你们均没有提出异议，签名者应该到秘书长和立案组退出才是合法的。由市委组织部李部长转交的退出代表名单，不符合法律程序，所以是非法的。其次，我作为人大代表，是根据法律规定行使权利，在会议期间的活动理应受法律保护。但30日我提出议案，下午我的行动就受到限制，到五点半提案截止期到后才放我出来。对我都那么搞，对其他代表更可以想象。现在大会马上就要散会了，可是我连提问的权利都没有。第三，人大会议期间，

我的家受到了非法监视，我的电话被窃听，我出去有便衣跟踪，这些完全是违法的！赵伯栋市长心胸狭窄，罢免案后，肯定要对我和我家庭实行打击报复。在这里，我正式请求人大维护我的合法权益，保护我的人身安全。”

“不会吧。”

“如果打击报复，我找谁？”

“找人大。”

“如果赵伯栋市长在光天化日下打击报复，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维护人民代表的合法权益！”这时，二楼的闭幕式散会，三楼这几个人长舒一口气也跟着散会了。

颜跃明从屋里走了出来。一脸苦笑和无可奈何。他不明白，为什么人民代表依照法律程序行使权利时，会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藐视法律，超越法律程序，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之上，人大往往被视作退居二线，所谓“退人大”就是这个意思。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谁赋予了书记和组织部长这种权力，可以随便在人大会上找代表谈话，逼代表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书记和组织部长的权力基础何在？

娄底市四届人大三次会议的“罢免市长案”流产了。

对于不知内情的代表来说，“罢免市长案”流产有些不明不白，直到会议的关键时刻，颜跃明竟不翼而飞，无影无踪。大会主席团也没有任何解释，就宣布大会“胜利闭幕”。

代表们交头接耳，散去的脚步有些迟疑，不时地回头探望主席团，不时地在人群中寻找那个大眼睛、小个子、活力无穷的“罢免市长案”的领头人。他们还幻想着出现奇迹。

会场的人都走光了，留下空荡荡的迷惑和失望。

散会后，各乡的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被通知，还要继续留下来开会。说是赵市长还要讲话。

赵市长讲话了，他指着西阳乡书记毛国江、乡长贺朝生说：

“‘罢免市长案’你们那个西阳乡签了六七个名。你们书记、乡长很有本事嘛！”

那口气十分彘人。

“罢免市长案”的流产，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这在娄底的政治生活中已不是第一次。1991年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时，颜跃明曾邀约几位代表发起“罢免常务副市长梁杖伦案”。但是在地委市委的强有力干预下流产了。而1992年的“罢免市长案”无论是开始还是结局，都是1991年“罢免常务副市长案”的翻版。

1991年的罢免案更是悲壮，还在襁褓中就被扼杀了。当时，还刚刚听到点风声，地委市委便闻风而动。颜跃明刚刚征集到两个代表的签名，就被“软禁”了。地委纪委书记、市委副书记，把颜叫到一间空屋子里谈话，谈到了不胜其烦的程度，一直磨到答应不提了才让颜出席会。

签了名的市五金厂党支部书记万冬先，都让张经发副书记批哭了。

她找到颜，哭哭啼啼地说：“颜局长，你别害我了。我不参加罢免案了。”

“为什么？”

“张书记跟我谈了几次话。如果我不退出来，要开除党籍。”

党的纪律怎么能与行使人民代表的权利捆在一块儿？

两次罢免案，书记们都向颜跃明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你是党员，要有党性，要与党保持一致。如果不与党保持一致，继续提出罢免案，你要受到党纪处分，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

颜跃明不明白，在罢免这一点上，怎么“与党保持一致”呢？党说不准提罢免案？党说市长即使不称职，也要领导娄底全市32万人民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的鼓舞下搞改革开放。

颜跃明不明白，这些和人大会议毫不相干的党政干部，怎么能在人大会议上发号施令、指手划脚呢？怎么能毫无顾忌地践踏民

意呢？

颜跃明说：“我是党员，我也是人民代表，既要讲党性，更要讲人民性。人民代表，就是为人民鼓与呼。为人民服务也是党的宗旨。党性是人民性的高度体现，没有人民性，何谈党性？！党章规定，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到底是宪法、党章大，还是你们市委地委大？”

有人散布说，颜跃明要搞乱大会。

作为联络员，行署常务副专员龙德发则向地委汇报说：颜提出罢免案是正常的，搞乱大会的不是颜跃明，而是赵伯栋。

午夜时分，赵伯栋给龙德发打电话造谣说：颜跃明身上带着刀，要杀人！

又是午夜时分，又是赵的电话：龙专员，颜跃明要跳楼自杀！

龙德发冲着话筒严肃地批评道：“伯栋同志，你不要制造紧张空气！”

龙德发对娄底的政治动态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罢免市长案”完全是被赵伯栋市长本人和市委书记逼出来的。他对我说：“颜跃明在1992年初，提出愿意辞去市二轻局局长兼党组书记职务，回到严重亏损、他原来曾任过厂长的皮革厂当厂长，如果干不好，可以就地免职。他给地、市都打了报告。我接到报告后认为，应该支持颜跃明的想法。但是一些人态度暧昧。赵伯栋和黄懿斌书记甚至说：这是颜跃明耍花招。一直拖着不理。”

看来，民主与独断专行是一对孪生兄弟，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如果不是被逼上了绝路，谁都不会轻易来敲“民主”这扇大门。因为“民主”的代价太昂贵了。

叫谁都不能理解，在一个官本位的评价体系里，不愿当官，去下属的一个只有300多人的国营亏损小厂当厂长，竟会被上级领导认为是“耍花招”、“捞政治资本”。他立下了“一年改变落后面貌，两年实现产值、利税翻一番，三年评为省先进企业，如不能实

现，不回机关，甘愿接受组织处分”的军令状。就这么点稀松平常的事儿，左一个报告不批，右一个报告不批，找经委找市长找市委书记找行署专员，上上下下找了个遍，都没有结果，光是市长市委书记就找了一二十趟。仿佛批准弃官当亏损企业厂长，有天大的好处。

市委黄书记甚至诘问道：“你为什么偏要去皮革厂？”

这种怀疑的语气，令颜跃明心酸。

关于弃官下放的动机，颜跃明给我讲了个故事。

1992年春节前，娄底市皮革厂濒临倒闭，工人靠上街卖皮鞋发工资。颜是皮革厂的老人，市二轻局机关和颜的家都住在皮革厂院内，皮革厂的现状他了如指掌。虽然他是主管局长，却无能为力。某种程度上说，还是他颜跃明连累了皮革厂。上面领导对他不满，认为皮革厂是他捞政治资本的大本营，所以，技术改造，不准；承包经营，不准；申请中外合资，不准。凡是沾了他的气味都不准，生生要置皮革厂于死地。

一天下午，下着雨，颜跃明坐车回家，看见皮革厂副厂长彭国光、办公室主任肖福元、车间主任郭顺秀在厂门口摆地摊，卖皮鞋。雨大，卖的皮鞋浇湿了，人也浇湿了。

“怎么不收摊了？鞋都湿了。”颜跃明问。

“局长……”

“局长……”大家都围上来诉苦。

郭顺秀哭着说：“局长，救救我们吧！不能不要我们呀！”

颜跃明也哭了，雨水、泪水一块顺着脸往下流。

这天晚上停电。颜跃明在烛光下对妻子说：

“周吉莲，我有个想法，想跟你商量一下。”

一阵风把烛火晃了一下，火光在他的脸上闪烁不定。

“什么事？”

颜跃明没有把想法从正面提出来。他先反问妻子：

“皮革厂工人对我们好不好?”

“好。”妻子用很迷惑的眼神瞧着他。

“我的荣誉,是不是皮革厂给的?”

颜本人1978年就调到娄底皮鞋厂,1983年由一名大集体工自荐承包了这家近200名职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在湖南引起了很大轰动。这之后,他任皮革厂厂长,先后被省、市命名为“改革勇士”,被团中央命名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全国优秀青年厂长经理”。他认为,这与全厂职工的努力戚戚相关。谁还有周吉莲了解他的成长经历呢?

她回答说:“是。”

“皮革厂几年严重亏损,他们在厂门口卖积压皮鞋,你看见没有?”

“看见了。”

“皮革厂有困难,工人没工资,要不要拉他们一把?”

“当然要。”

“如果我在皮革厂干,能不能把皮革厂搞活?”

“凭你的能力,完全可能。”

妻子今天完全被搞懵了。她问:“你到底要说什么?”

“周吉莲,我有个重要决定……我要回皮革厂当厂长……”

“怎么,你去当厂长?!”妻子不待他说完,便抢过话头,一面哭一面数落着他,“10年了,风风雨雨,我理解你。当厂长当局长,没有一天安稳的日子,跟着你担惊受怕。现在你又要回到10年前,还要冒那么大的风险,我和你熬了十几年,再也熬不下去了。你要是回去当了厂长,我和你离婚。你自己过,我和亚亚过。”

他听了这番话,发火了。大嗓门把睡梦中的邻居都震醒了。

“凭良心说,我的乌纱帽都是皮革厂工人的血汗换来的。我不能对不起工人。当这个局长,闲着没事干,赵伯栋不仅不支持我,反而处处刁难我,打击我,再当下去有什么意思!”